

武漢萬一失陷了

梅祖慈

徐州會戰之後，敵人仍本其速戰速決的原則，妄想於短時期內獲取武漢使中國屈膝，其開始進攻武漢的戰略即有字桓之大迂迴，與板桓沿江直擊武漢之分；前者主張在北戰場渡河洛襲荊襄為右翼，東戰場襲取九江沿南潯浙贛線攻長沙以截斷粵漢路作為左翼對武漢取大包圍形勢，後者主張沿江由海軍協助直搗武漢，然敵人在河南遭遇黃水氾濫，且在南潯線上受吾軍英勇的打擊，由目前事實上看來，敵人是採取其陸相板桓所主張的戰略；

保衛大中國的心臟武漢這是第三期抗戰的中心工作，吾國最高軍事當局決以全力予侵畧者以打擊，在大江南北武漢的外廊線上由西北至東南形成一綿長之防禦線，配以百萬重兵，機械化部隊及新補充之空軍，故近日沿江轟炸敵艦長江兩岸及豫南陸軍慶戰均已獲得殲滅戰的大成功。但自瑞昌商城馬頭武穴相繼不守，以至上月二十八日田家鎮我軍轉移新陣地，保衛大武漢的戰爭已臻嚴重階段，大會戰的序幕已開而敵人也愈深陷入泥沼中了，可是「萬一武漢失陷了」的問題便應運而生。

武漢三鎮扼長江中流交通要點，其重要性適如芝加哥之于美國，故委員長曾明白昭示我們「非巷戰至為焦土，決不輕易放棄武漢」我們當然絕對信任軍事當局必會向敵人索取最大的代價，所以即使退一百步說，武漢萬一失陷了，其影響吾國抗戰的前途，我們可以肯定地回答：必然地和退出徐州的影響一樣，因為：

一，在政略上 我們首都早已遷至重慶，行政上便利決不會因武漢失陷而生阻礙，保衛武漢已至數月之久，已

粉粹了敵人迅速使中國屈服的迷夢，而更堅定中國人民對抗戰勝利的信心，因為我們非得到民族解放戰爭的最後勝利絕不會放棄抗戰到底的！

請一致來完成三十萬封慰勞信的

盛舉

(石語)

前踞病榻讀武漢日報續征三十萬封慰勞信的時候，我感覺到中國青年的抗戰熱情，還不夠沸騰，因此我於健康未復中來趕寫了二十封慰勞信。

同時我感覺到僅是寫一封動人的慰勞信，對於抗敵將士的精神安慰，還不夠滿足。因此我又在每一封慰勞信的當中，附上一份大俠魂週刊。最後我又感覺到僅是寫一封慰勞信就完畢。對於前方將士和後方民衆的關係，還不夠密切，因此我約定同前方將士作長期通訊，並尤為長期寄送刊物。

參加三十萬慰勞信的工作，是最有意義的。能夠像這樣來做慰勞信的工作是更有意義的。不願做亡國奴的中華兒女們，請一致地來完成這三十萬封慰勞信的盛舉吧！

二，在戰略上 我們所需要和我們所採取的是持久戰和消耗戰，數月來我們在這方面已得到相當的收穫，即使武漢失陷，不過是失陷了一個已無死守必要的城池，吾國

西北西南國際交通線依然全好，軍火供給是毫無問題的。我們決不會因此而失掉繼續抗戰的能力，而敵人愈深入，則必陷於我們來包圍武漢的形勢。

所以在政略和戰略上，萬一武漢失陷了，非但我們不會屈膝，而因我們堅決抱定抗戰到底，勝利必屬於我的信心更英勇地繼續驅逐侵略者的工作。

在敵國陸相板桓之「對華作戰計劃綱要」中，可以知道敵人攻取武漢後，則暫時不再西犯，至多再攻佔宜昌沙

市長沙作為武漢的外衛線，而進行整理其後方，可見敵人急于設法在佔領區域內加速榨取資源利益，而對於後方時不安定也感到極大的痛苦，所以我們必須注意和準備，不予敵人以頃刻餘暇得以從事整理和休息，但憑我們勝利的信心，不斷地摧毀敵人的主力，擴大加強遊擊戰，即使武漢失陷，而勝利將依舊屬於我們的。

但是目前，我們必須竭全力保衛大武漢，——這大中國的心臟，以取得敵人所必須要付的最大代價。

德意軸心與英法陣線

宋國樞

我從前替時事月報編歐洲時事，已好久擱筆不寫了，前幾天蔣抱一先生約我在大俠魂上談談歐洲問題，我雖然答應下來，終是恐怕談得前後不能一貫，因為歐州的書報，實在不易來到這裏，我現在所有的材料，還是前三四個月，若根據這種情報來寫時事，未免有明日黃花之感，假使根據每天報上登載之路透社或哈瓦斯的通訊來綴成幾篇文章，又似乎是拮据陳說，令讀者見而生厭無已，我祇得每次揀一個有彈性的題目，來利用新舊的資料。這次要談的是德意軸心和英法陣線：

德意兩國世人都稱牠們是法西斯蒂集團，姑不論國社黨與法西斯蒂黨的同異，牠們都是一樣的帝國主義牠們都是用武力在國內奪取政權，在國外凌弱稱霸，凡是讀過「我的奮鬥」的人，都知道希特勒的野心，（一）希特勒要恢復帝國時代的疆域，薩爾和萊茵區業已收回，（二）要撤消凡爾塞和約內限制德國海陸軍和殖民地的條款，關於軍備的限制，業已撤消，希特勒正在準備收回殖民地，

（三）以大日耳曼主義召號住居德國境外的日耳曼人，奧國已被兼併了，捷克的蘇台德區最近已割讓了，還有波蘭瑞士丹麥阿爾薩斯帝厄羅兒和脫郎丁的德國人，正天天等待着他們的祖國來認領，（四）恢復凡爾塞和約強迫德國割讓的土地，波蘭的鄧齊格和奧斯拿尼，比國的歐登和馬而美地，法國的阿爾薩斯羅蘭均應重歸大德意志統治，假使這種希望完全達到，那末，將來德意志的人口達一萬萬，版圖的南拓，亦是驚人，北至白爾帝克海，南抵亞爾泊山，東邊則擄取蘇俄產穀之區，南邊則奄有巴爾幹半島以達地中海。

講到意大利，墨索利尼的野心，不減於希特勒，意大利的鄰國法國是一個強國，所以北進很不容易，察現在動向，可以看見墨梭里尼正在地中海兩岸發展其勢力，意大利幫助西班牙國民軍推翻合法政府的舉動，非達到成功決不肯中止的，自從兼併阿比西尼亞後，意大利在非洲的企圖，自然會一步緊一步，使英法的殖民地受了莫

大的威脅，現在墨梭里尼極力替希特勒撐腰，這種爲虎作倀的態度，明眼人自然是看得出來，他是要在某種保留條件下，使德國強大起來，替他自己撐腰，於是德意軸心就日見鞏固起來了，所謂反共協定，僅是一種工具，用來博取猜疑蘇俄者的同情，和蒙蔽他們自己的野心，德意軸心的另一種重要性，是屬於軍事方面的，若德意兩國在軍事方面，一致行動，則戰爭的結果，使英法難以逆料德國最害怕的，是英法的封鎖政策，但是自從意大利擴充空軍與海軍之後，英法海軍在地中海的監視，未必有效，苟不能截斷意大利與非洲之交通，則德意兩國之糧食接濟不會斷絕，而戰事便會延長，現在我手下有幾種軍力統計雖證明德意兩國的軍備，尚不及英法，但根據軍事家的預測，在不久的未來，德意儘可抵抗英法的聯合陣綫。

我講到英法聯合陣綫是說英法兩國，決不能單獨對外作戰，兩國參謀部早已計劃到聯合作戰的實施方案，這是純粹關於軍事方面的。至就其他立場而言，英國外交以維持歐洲均勢爲主旨，現在的德國國勢，并不比法國強，現在的德意聯合陣綫，也并不比英法聯合陣綫強，只要均勢不破，英國是始終要維持和平的，法國外交是以監視德國爲目的，牠的聯俄政策，是始終一貫的傳統政策，牠扶助小協約國，是要隔離德國，阻止德國向東南發展，現在德國併吞了奧國，強佔了捷克的蘇台德區，算是法國人最痛心的事，但是英國首先要對德國讓步，根據英法不能單獨對外作戰的理由，法國拉不住英國，只好忍氣吞聲的讓日耳曼人抬起頭來，至於捷克這次的屈服，也是英法不肯切實加以援助的結果，法國跟隨了英國，對德讓步，犧牲了奧國和捷克，與牠將來的安全，是否有惡的影響？有一

種答案是：法國這樣做下去，影響牠與蘇俄的邦交，同時可以使小協約國瓦解，至少可以令小協約國對牠起了猜疑

悼劉季平先生

陳果夫

去年暴敵侵曹涇，

我念先生；

今夏重讀舊詩文，

我念先生；

史地教育緊革命，

我念先生；

每逢豪飲集嘉賓，

我念先生；

貪污土劣未肅清，

我念先生；

嗚呼，先生長逝矣，

精神猶存！

但願

詩稿不爲敵焚，

餘詞不進敵樽，

梅花不受敵購，

江南收復在明春，

先生含笑可歸魂！

，遇到牠與德國火併的時候，會失掉了援助。另一種答案是：法國在軍事方面固然要蘇俄和小協約國的幫助，但是

爲要解決層出不窮的歐洲問題，尤須注意到英法的合作，原來法國的政黨，分親英和親俄的二派，前人民陣線內閣，是親俄的，但因內政上的設施，不受國人的歡迎，不久解組，現在的達拉地也內閣是親英的，所以這次對捷克問題，當然是惟英國的馬首是瞻了，我這樣說，定有人要批評，我大武斷太籠統，可是我看了不少法國人自己批評內閣政策的著述，都是顯明的指出歷來內閣的動向，是偏於親英的，親俄的政黨，始終不能抬頭，其中原故，不勝枚舉，一言以蔽之曰，英法的民主政體，多是以資產階級爲

主幹的，所以只有蒲爾蘭陣線，而沒有人陣線，世人分現代思想的趨勢曰法西斯蒂陣線與人民陣線，其實只有法西斯蒂式的帝國主義和龍爾陣線式的民主政治，蘇俄不是民主政治？我不必答復，大家都曉得是農工專政與無產階級的統治，卻因爲英法的政治和蘇俄不同，所以他們對德意的態度，根本不能相同，德意日的反共協定，在英法美的民主政體下，擁有不少的同情者，法國人比較容易親英，但對於蘇俄，終是害怕，不知道他們怕的是什麼？還求讀者解答。

介紹一首碧血千秋的詩篇

馮超如

自我們神聖抗戰，發動年餘，軍實兵力愈較前充足，犧牲精神益比前勇敢，物質方面，自有我友邦愛助，姑置不論，精神方面，固然由孫中先生遺教的昭示，和我領袖蔣先生的偉大人格現身說法的感化，實則我們革命藝術家們的偉大貢獻，亦不可諱視，如現在漫畫的刺激，話劇的宣傳，尤其是音樂和詩歌的潛移默化，對於抗戰精神的充實激勵，功績甚多，可稱各有千秋。

因爲繪畫要鑒賞的常識，話劇須要有錢購票，只有音樂和詩歌，可由電台廣播，有耳共聞。無論城鄉都市，男女老幼，農工商學，都是家喻戶曉的，如社會羣衆，對於國歌，義勇軍進行曲，中華男兒血，打回老家去，無不人人齊唱，大家共鳴，啓發國民團結精神，和抗戰情緒，實在不淺，這種使人爲國犧牲，赴湯蹈火的偉大力量，真是不可思議。

世界最偉大的力量，不外心力和物力，物功由自然發

動，吾人無權問牠，至於心力發動，則人可自主，心理的力，由知情意三部分組織而成，譬如汽車知識如電燈，可別前途明暗；意志如指揮標，可定進行趨向，情感便是發動機，爲鼓勵主體，如此則情力之偉大，實較知識意志二者更自超絕。所以真情流露，可以貫金石，反山川；可以驚風雨，泣鬼神，試觀古今史乘，世界上任何豐功偉業，那有不爲情的偉力發動推進完成呢？

要培養這樣偉大情緒，只有詩歌的力量爲最巨，因此孔子以興觀羣怨讀詩，審理民說：「詩人是未移人類承認的立法者。」所以古之觀人國之興衰，知俗之良窳的，多採風於詩，詩歌的外形爲語言文字，牠的性則爲偉大優美高尚而結晶的情緒，此情爲結晶，非藉工具形式，不能表現，語言，爲心的聲音，文字爲心的符號，而詩則由結晶的情緒和有音律的語言，與精緻優美的文字所構成。詩歌爲吾人精神食糧之一，荷能飲光吸和，含英咀華

日與天地間偉大精神相接觸，薰陶既久，自能建立偉大的意境，發生璀璨皎潔的情芽，表現為偉大的詩篇，由此詩篇光芒四射，刺激羣衆心力，翻起情瀾，形成偉大的情緒，更爲互相放射輝溢，互受涵養胎息，久而蔚爲偉大民俗，和洋洋大國的國民風度，真是天地亦爲壯色了！

我國向來輕視法家，多以詩禮教民，故能歷代偉人輩出，偉人復創作偉大詩篇化羣，積厚流光，國風雄健。真是「天柱賴以尊，地維賴以立」了！其中固有許多怡情花月，寄託山水，體會爲虫草本的佳什，或征婦勞人的呼聲，或名士美人閒話，或俠士遊客的浪跡，但無關國運隆替。和民族興亡，可不必論，惟有幾篇碧血千秋，照耀天地的偉大詩歌，價重運城，爲我民族生命，國家靈魂所寄，實不得不表揚的；除律絕及小品外，其長篇者，據筆者所知，若大詩史中僅有兩首，一爲文信國的正氣歌，一爲張太僕的不二歌，千古丹心，兩相輝映，可稱魯衛兄弟之篇。

但是前者流傳既久，學子文人，無不爛熟，曾經宜黃歐陽大師法書流通海內，現已，經陸軍大學選爲教材；并有常世書家于右任先生草書多幅名家梁中銘張善子等，丹青渲染；流傳社會，擴大宣傳，殆已普遍全國，只有不幸的張太僕不二歌，天壤間尙少知者，當此國難嚴重之際，同胞實需此種精神食糧，以充實文化飢荒，特借大俠魂週，散爲介紹，以獻國人眼底，歌曰：

「一真樞變化，乾坤立主張；
幻形誰不沒，問誰無盡藏；

靜積還復動，一陰而一陽；
源同流乃異，邪曲與忠良；

三十萬封慰勞信之一 石語

忠勇的抗戰將士：你們是中華大俠魂的戰士！

忠勇的抗戰將士：你們是日本的死敵！

忠勇的抗戰將士：你們是「水滸傳」上的流氓好漢，

忠勇的抗戰將士：你們是「真情擇善」地抗戰而不倚意自私

忠勇的抗戰將士：你們是「熱腸自得」地抗戰而不冷血麻木

忠勇的抗戰將士：你們是「無畏任重」地抗戰而不儒怯屈伏

忠勇的抗戰將士：你們是「真情」地奔赴前線殺敵；

忠勇的抗戰將士：你們是「熱腸」地拉着敵人進攻；

忠勇的抗戰將士：你們是「無畏」地堅強抗戰意志；

忠勇的抗戰將士：你們是「任重」地爲祖國生存而奮身；

忠勇的抗戰將士：你們是「真情」的爲反侵略而捨身；

忠勇的抗戰將士：你們是「熱腸」的爲祖國生存而奮身；

忠勇的抗戰將士：你們是「無畏」的爲祖國生存而奮身；

忠勇的抗戰將士：你們是「真情」的爲祖國生存而奮身；

忠勇的抗戰將士：你們是「熱腸」的爲祖國生存而奮身；

忠勇的抗戰將士：你們是「無畏」的爲祖國生存而奮身；

忠勇的抗戰將士：你們是「真情」的爲祖國生存而奮身；

忠勇的抗戰將士：你們是「熱腸」的爲祖國生存而奮身；

忠勇的抗戰將士：你們是「無畏」的爲祖國生存而奮身；

忠勇的抗戰將士：你們是「真情」的爲祖國生存而奮身；

忠勇的抗戰將士：你們是「熱腸」的爲祖國生存而奮身；

忠勇的抗戰將士：你們是「無畏」的爲祖國生存而奮身；

忠勇的抗戰將士：你們是「真情」的爲祖國生存而奮身；

忠勇的抗戰將士：你們是「熱腸」的爲祖國生存而奮身；

忠勇的抗戰將士：你們是「無畏」的爲祖國生存而奮身；

忠勇的抗戰將士：你們是「真情」的爲祖國生存而奮身；

忠勇的抗戰將士：你們是「熱腸」的爲祖國生存而奮身；

忠勇的抗戰將士：你們是「無畏」的爲祖國生存而奮身；

如此日在天，光明照八荒；
 心在人之內，丹誠那可忘；
 天地惟得一，清寧終久長；
 王侯惟得一，首出庶萬邦；
 卓彼待子女，從一無裳裳；
 志矢死靡它，苦節傲冰霜；
 風疾草自勁，歲寒柏愈昂；
 委質須致身，臨敵毋廻腸；
 雷火焚大槐，有忙有忙忙；
 求死不得死，身命輕賤糠；
 生非是偷生，苦衷質上蒼；
 始終籌劃者，深愧郭汾陽；
 萬或得一當，不愧文天祥；
 君父之所在，回叩西南方；
 富貴不可淫，威武甘錮湯；
 既名丈夫子，詎可淪三綱；
 千秋有定案，遺臭與傳芳；
 剝巡爲激烈，幽武繼不降；

對大俠魂的一個小建議

潘安元

我所建議的是：請大俠魂割下些寶貴的篇幅來登載（一）科學常識（二）提倡大眾科學的言論或（三）打破非科學、反科學思想的言論。

近日，科學運動之呼聲又響亮起來了。或者有人說，科學之收功大非易事，當這存亡危急之今日而欲提倡科學以救國，未免迂緩。這話不錯，正因如此，今日之科學運

援古以證今，讀茲書一場；
 忠孝字不虛，萬卷總荒唐；
 仰俯能不愧，至大而至剛；
 誰謂馬無角，安得羝生羊；

我作不二歌，小變有大常。

按張太僕名壽，字景和，生於明末，隸陝西大荔縣，當滿清入關之際，適官居遼陽，遼殉國焉，復於其衣帶中獲此歌，得流傳於世，因爲太僕先生官職卑於文山，且時代亦較文山爲近，文名亦不如文山之振於人耳，故流傳不廣，但其殺身成仁，捨生殉國精神，先後若合符節，凡我後生，均負顯揚我先烈之責，筆者爲與太僕同邑，幼時於大荔縣誌，獲讀此歌，以景仰先生偉大人格，朝夕誦之，敝邑毗連晉陞，倭寇肆虐，文獻已燬，而此歌已成廣陵散，丁一筆者今已由壯而老，幸先烈此歌猶留腦際，殘篇印象，更覺可貴。茲特刊登，以餉我愛讀大俠魂者。並希望我國內藝術家，各盡所能，作集體化的宣傳，表揚先烈，培養民氣，加強國力，庶於我抗戰前途，有裨益焉。（二十七年十月五日脫稿）

動更見急切，「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如不畜，積身不得。」苟爲畜之，尙未爲晚。

試看：晚近我國民氣之衰頹，不是有似「行尸走肉」之全無生氣嗎？然而大俠魂諸君子在「一二八」砲火聲中，不以振興民氣爲迂緩而開始精神運動。到了這次抗戰，「無論是前方將士，是後方民衆，頗能表現出「同仇敵愾

不畏強暴」的精神來與暴敵頑強抵抗，不但使敵人胆破心寒，並使世界各國之眼光不復敢對我藐視，大俠魂之精神運動不是已大收其效嗎？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民氣之強化實難於物力之強化多多。響砲火聲中隨時起來作收效較難的精神運動，既不見得迂緩，何以作收效較易的科學運動反嫌迂緩呢？

或者又有人說，我們既有這樣強盛的民氣，便可以我之長攻敵之短，只須專心致志地將精神運動繼續不息，使民氣更加強盛而堅固，那就可以得到終局的勝利了！何必再作強化物力的科學運動，使我們抗敵工作之力量因分散而削弱呢！這話錯了，我既以民氣之長攻敵民氣之短，敵又何嘗不可以物力之長攻我物力之短！事實已經告訴我們：這一年來之抗戰，我因民氣強於敵而能長期抵抗以消耗敵之物力，却因物力不及敵之故，終增加了不少無謂的性贖。這樣看來，民氣與物力，顯然非有相當的配合不可。

那麼，強化物力以與強盛的民氣相配合，正是當前之急切的要求。因為：只有物力與民氣兩相配合，才能保證抗戰之終局的勝利。

而況，我國之非科學，反科學的思想深入民衆心理，一時不易掃除，這是不可諱言的事實。據近日報章所載：鄂西宜昌等縣之鄉民，羣起組織所謂「大刀會神兵」以反抗兵役；四川蒼溪縣更發現有所謂「冥國銀行鈔票」，奸民因其製造精良等於真鈔，竟相率混作真鈔行使來欺騙愚民，藉迷信物以擾亂後方金融；這都是非科學，反科學的思想所表現出來的行動，也都是與抗戰前途不利的同時又與大俠魂主旨不對的行動。

這一類的思想，到今日還依然在民衆之行動上廣汎的表現出來，大俠魂之精神運動似還留有欠缺陷在。而欲克服這類的思想，自非利用科學知識不為功。那麼，大俠魂如果欲填補其精神運動之缺陷，當然非同時作科學運動不可。

科學，科學，這是新鮮而強健的血液。我們中國這像「東方病夫」之老大無力的體魄，只有抽盡陳腐有毒的血液而注入新鮮強健的血液，方能強有力的發揮其本有的大俠魂之精神。

因此，我有上項建議。如蒙採納，似於大俠魂之精神運動不無小補，或者使國民之大俠魂充實起來而益形其大呢！

「潘女士這個建議，本刊當然竭誠歡迎。不過，我要回答潘女士的，便是大俠魂運動的出發點和其唯一的目的，正是本著先「總理指示著我們說：我們不但要發揚「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固有道德；並且要「迎頭趕上」去學西人的科學。要是潘女士讀過本社「新人論」「文武合一」等叢書，就知道大俠魂運動的基礎，原是建築在精神和物質的上面的。單純的精神運動，而沒有物質調劑，是終於得不到真正的安慰和快樂；單純的物質提揚，而沒有精神的生導，也不會切合實用。能夠把精神物質凝結而為一體，那才是真正的「唯生」之道。本刊從二十七期起，擬特闢一欄，來歡迎潘女士發表關於科學的議論。潘女士是科學的老行家，並且是有作為的女青年，丁此舉日長陵無已，國家存亡正在千鈞一髮之際，對於後方的教育，尤其科學教育的倡導，當然是當仁不讓。應

該和我們站在三民主義的旗幟下，共舉大旗魂運動。

完成抗戰建國及繼承大和魂的武士道！—— 振一附啓

談 譎 語

陳德徵

(一) 水引
不節之言，謂之談譎。

多言曰譎；原於心意或情事煩亂即生之妄談，以譎語名之。

煩亂而言多，直如小兒之語不正；重重疊疊以形容之，乃杜撰此「設譎譎語」。

設譎譎語者，本可省去而偏離諸楮墨之言也，言於煩亂之前，或煩亂之後，或正當煩亂中，均不計也，以本為妄談也。述前人語言而加以己意，或僅前入語行，或僅抒一己思慮，亦不計也，以本為不節之言也，談言之散碎，重述之瑣屑，意中事也，以本為不節之妄談，偶得而書之者也。

(二) 徐渭與平倭

徐渭字文長，浙之山陰人，袁中郎傳之曰：「文長大賦輒不利，豪蕩不羈，總督胡梅林公知之，聘為幕客，文長葛衣烏巾，長椎跣坐，縱談天下事，旁若無人，信心而行，恣臆譎諷，了無忌憚；胡公一切疏記，皆出其手，文長自負才略，好奇計，諳兵多中，凡公所以餌汪徐諸虜者，皆密相議，然後行，胡公既憐文長之才，哀其數困，時方省試，凡入薦者，公密屬曰：徐子天下才，若在本房，幸勿脫失。嘗曰如命，一知縣以他編後至，至期方請公，偶忘屬，卷適在其房，遂不偶，文長既不得志於有司，遂乃放浪鷗鷺，恣憐山水，走齊魯燕趙之地，窮覽朔漠；

其所見山奔海立，沙起雲行，風鳴樹偃，幽谷大靜，人物魚鳥，一切可驚可愕之狀，一一皆達之於詩，其胸中又有一段不可磨滅之氣，英雄失路，托足無門之悲；故其為詩，如噴如笑，如水鳴峽，如種出土，如寡婦之夜哭，如人之寒起。當其放浪，平疇千里，偶爾幽峭，鬼語秋墳，文長眼空千古，獨立一時，當時所謂達官貴人，驥士墨客，文長皆叱而奴之，恥不與交，故其名不出於越，文長喜作書，筆意奔放如其詩，蒼勁中姿媚躍出，間以其餘，旁落為花草竹石，皆超逸有致，卒以疑殺其繼室，下獄論死，張陽和力解，乃得出，既出，頓強如初，晚年，憤益深，伴狂益甚，題者至門，皆拒不納；嘗道官至求一字不寫，然文長竟以不得志於時，抱憤而卒。」

文長身嘗明嘉靖倭賊猖獗之時，佐胡宗憲管劄記，胡即督邊兵以剿倭者，故中郎稱文長諳兵多中，亦即許其於平東南倭亂中不無微勞也。徐集有上督府書二，內容均述剿倭之策，其一畧言速戰與持久之利，而結語稱速戰則獲「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其二則述其治兵與轉戰為功之道，其言云：「凡善用兵者，必極明其部伍，五人為伍，五伍為隊，四隊為百，莫不有長，而長皆付相斬，以次而至於伍，則是凡諸長之所督者，皆不過四人與五人也，故百人趨戰，法當用二十五人橫刀分督之；至於鋒交乘勝，則此二十五人者，又皆為戰士矣，以一人而制四

人，則寡而易辨；以四人而聽一人之制，則知其易辨而不敢亂；推而至於十萬億兆，莫不皆然，正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孫子所謂「治衆如治寡」，韓信所謂「多多益善」，皆此道也。古之善將者，莫不遵之；其在於今，尤爲用翻者對病之要藥。」又云：夫轉敗以爲功，奮怯以爲勇，非因循務自全者之所能爲也，其道惟在於振其氣而舍其所愛。振氣莫要於選兵明部伍；舍所愛莫要於以一身獨當其任而不疑；此田單有激於仲連之言，而下三月不克之狄於一朝也。不然，則雖益兵百萬，聚糧千倉，相守更時；使黃帝操戈，巫咸占候，班輸制器，而亦無益於用。一文長於二書之外，尙有一策，暢言「柯亭之戰背水而北」之故。其言曰：「賊已入澤地陷澤中，則是賊先背水知水之爲險也熱，而致死之心平；而我方渡兵後擊，又妄意其饑疲，而欲以易取，夫渡兵後擊，則方其舍水登岸，意常在於舟船；面若有所援；是處地不先而待擊不豫也，欲以易取而突犯其難，則倉卒而無所措；是處地不先而應敵之氣不暇也，是以畏敵勝於畏水，而將不之知，方且以爲畏水勝於畏敵也；而欲劫之使進，不亦難哉？且非特爾也，當其四面進攻，一面近賊之營，而三面獨遠，既不能盡互使齊，乃使近賊者一面，獨先受敵矣，欲三面之不走也，得乎？兵法曰：行列未定而擊，涉水爭渡可擊。今不知賊之爲背水於其先，而徒欲使我兵爲背水於其後，使得迎而碎之，是以兵法之可擊者授之賊矣；豈特無拔幟伴北之約，試效於前，以安衆心而已耶？」以是數者，曷爲而不敗？查陳鶴明記載，自嘉靖三十一年起，浙江倭寇日劇，大奸汪直徐海陳東麻葉輩爲之主謀，直至嘉靖三十五年卒徐海，三十六年冬獲汪直至三十八年平汪直餘黨，浙之倭寇

始稱靖，而胡宗憲於嘉靖三十五年二月始由趙文華薦代攝宜爲浙江總督，文華固嚴嵩黨也，四十一年嵩敗，是年十一月，胡宗憲被劾解職，中郎文長傳中所言汪徐諸虜，即指汪直徐海也。蓋胡督浙期間，即平大奸汪直徐海時也。文長首書，蓋成於三十五年，而次書述及岑港之役，蓋在嘉靖三十六年，以「明紀」載三十六年十月，倭舟至舟山之岑港，宗憲以誘術捕汪直，寇遂阻岑港而守，俞大猷獻

紀念本 孫昭烈士等徵文啓事

本報前接前方報告：同孫昭烈士等徵文啓事。孫昭烈士，浙江嘉興人，生於清光緒二十一年，年二十餘，入學於嘉興縣立中學，成績優異。後入上海南洋公學，畢業後，在滬從事革命活動。孫烈士於去年十月間，在上海法租界被捕，經嚴刑拷問，始終不屈。十一月間，被解往南京，十二月間，在南京被處決。孫烈士之犧牲，爲我國革命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本報爲紀念孫烈士，特發起徵文活動，歡迎各界人士踴躍參加。徵文內容不限，凡有關孫烈士生平事蹟、革命精神、以及對孫烈士之評價等，均可徵文。徵文截止日期爲明年一月三十一日。徵文稿件請寄：上海法租界某某路某某號某某處。特此啓事。

，此二書一筆，足以明文長在胡督幕中，參贊平倭軍務之經過，亦即文長參與平倭戰務之史料也。

又文長代人贈李都使序云：「嘉靖丁巳冬，朝廷既生得海會直，其明年正月遂下令盡誅其夷黨之在岑港者，時總兵俞公統舟師，職分布，謂響礁門在馬塞港北，為賊必走之路，且近巢而險，以屬廣東都指揮李公，凡數月，兵數十交，公益易賊；每乘夜棹以巨統，直抵其巢中，賊多死者，賊畏不敢出是路，乃始為火舟三，計焚港已走。公知，亦取數舟置兩竿於其首象齒列；乃別出小艇，以矢石擊其載火者；而用所置竿逆火舟。着燭岸焚殆盡，賊計益窘，其後援者至，欲從馬塞入岑港，公分二哨且守且擊之，俘若溺者率相等，賊竟不得入，遁走死別嶼中；其在岑港者，快快走柯梅，狐蹲鼠伏者，又數閱月；幸脫走，蓋亦墮壞狼籍甚矣。」此記，直可作「明紀」所載三十七年秋七月岑港賊，徙巢柯梅」一節之細註也。

又文長陶宅戰歸序云：「往者松江之寇，載連歲所擄掠，航海而歸，其留者尚千人，據陶宅，繞水十數折阻，挾橋懸岸，伏深葦以為險，會潮潮與南幾兩開府，合吏士二萬人，約諸道並入；時會稽尉吳君言道險而遠，須間道察虛實，指地形，令人各曉暢，乃始逐程逼以進。主者不然之，兵刻期入，果敗，越十日，再入，又敗。然戰時君獨能令兩健卒裸走。視賊巢中，所望見擁諸兵仗坐屋角上二絳衣者，知其草人也，始縱擊賊，殺六十人，斬十二級，復以身殿道之散兵。以出其部七百餘人，無一死者，若其戰之日，則以百餘散走之卒，搏勝寇於險，以己所乘馬，脫兵備副使，悉驅其敗卒使前，獨瞋目斷後，側頸顯而走，引虛弓射，却其所追賊；於是兩府始賞君以百金

，而恨不早用君之言」，又云：「予嘗追憶季夏時，君獨驅遁賊百人，陷阜埠澤中；其後府中諸公，與之持久，余短衣混戰士舟中觀形勢，知其必敗，乃策戰守二事，草既具，復投諸匣中，往冬，王山人挾策叩轅門論柯率之勝負如指諸掌，無一聽之者；其所聽者，類皆兒童騃子之見。而至瑣極陋之談，乃卒取敗而悔矣。」又云：「吳君新嘗之巨家也，以吏入粟，尉會稽，其為政慈愛敏斷，廉財而毫無苟取；至其提兵時，乃反出其有，以與士卒，故士樂為之死，而君又多馳射劍槊占星校閱之技，數出奇詭之計，舍死為士卒先，士又益恃之，戰遂有功」，又會稽吳侯生祠碑云：「會稽典史吳侯成器，徵之休甯人。其始仕會稽，嘗海上寇初入內地，侯以能將兵知名，於是承大吏命，提兵守水陸阨塞，歷浙東西，南直隸，與賊遇大小數十戰，斬賊首數百級，生獲數十人，還虜者亦以百計，凡戰之處，休止督發談守出關，有方法，禁士卒無毫毛擾居，又能舍死先士卒，民多知其功者，往往就所戰處為建祠購石」，又贈府吳公詩序云：「吳公自曩昔攘斥夷，其在吾紹興，若浙東西松江諸道者，人易聞且見，故多美頌之詞，迨舟山之役，越在海外，其撫民搏之功，最多而且難，人掩之莫得而知也，獨渭以舊記，辱在督府，隨衆人後，雜談戎伍，稍悉其事，而今年台溫之捷，公之伐又最高，公既讓義不言，而世之公道將遂因以漸沒，乃用鳴之以詩，使公知其事者，倘有如渭者在，而渭之所處，則固

有難於知者也。」贈詩中有一幕中曾與衆人羣，幕外聞聽說使君，破劍壁間鳴怪事，孤城海上倚斜曛」之句，文長並有為吳縣史。而作之龜山凱歌五首，其一云：「縣尉卑官祿米微，數辭綬黃着戎衣，賊中何事先寒膽？海上連年

數破圍，「其二云：「短劍隨槍暮合圍，寒風吹血着人飛。朝來道上看歸騎，一片紅水冷鐵衣。」其三云：「紅油畫戟碧山物，金鏃無光入土消，冷雨淒風秋幾度？定誰拾得話今朝」。其四云：「無首有身祇自猜，六啼魂魄右啼骸，馮將老譯傳番語，此地他生敢再來。」其五云：「旗裏金燈碎朔風，軍中吮卒有吳公，更教斷養眠營灶，自向霜槽織鐵聽」。愚按破倭於台州，在嘉靖四十年四月。破倭於溫洲，在嘉靖四十年九月，文長之文，固為可信史料，文長之詩，亦無愧於詩史也。蕩平倭寇大事，自有不少奇蹟為卑官腐吏與夫一偏禪士卒造成者，然以當時未遑蒐集文獻，致無形湮沒者，誠不少，如文長之詩與文，實不僅為史料也！其於奮起滅倭志意之功亦甚鉅大，今日抗敵戰爭中，重讀「馮將老譯傳番語，此地他生敢再來」句，即儒者亦瞿然興起矣！

又文長他作，他作，可視作明代平倭史料者如代祭陣亡吏士文云：「嘉靖丙辰之冬，海寇掠夷濠港不去；其明年春，朝廷命總督原某率師征之；三月四日，兵始入濠其巢土。漢吏士有先登而死者，所越十日，總督乃命某官某以某物陳於諸死，而告之」。贈吳宜序序云：「嘉靖乙卯間，海上始大用兵，兵隸諸大府者特驕甚，偶緣衣製錦而靴帽幹魁岸多力者三四人，入越鄉，把劍袖椎，目變變以睨。過市變則醉飽嚙馬，押邪則擁紅紫以嬉，如入其家庖室，都不與一錢。日既及知無所怖遂稍侵居人家，居人聚譁之，則走撞縣門，械丞簿，收管居人，猶嗷嗷睨丞簿，丞簿畏得禍，不敢動氣，與酒益奮尙恣睢街市中不去。」與客登招寶山觀海詩云：「滄海遙連雉堞明，登臨喜共暮賓清；千山見日天猶夜，萬國浮空水自平。不分番夷

營別島，願圖方略至金城，歸來正直傳飛捷，露布催書傳馬纓。」上督府公生日詩云：「初捧兵符分虎符，再衝健命駭龍驤，森羅島嶼諸夷會，鎖鑰門庭一面當」。又云：「管領華夷新士馬。掃平吳越舊封疆，曾无突騎重圍裏，親式鳴蛙大道旁，已遣嚴兵營細柳，更教長劍倚秋桑。」又云：「幾處名香迎馬首，數羣長鬣夾車箱，量兼滄海編諸島，論作長城障一方，萬里星辰羅極北，百番貢道出東洋。」又云：「引至偏裨堅誓約，還還賓佐據胡牀。」又凱歌贈參將戚公云：「戰罷親看海日曛，大會流血濕龍衣，軍中殺氣橫千丈，拜作秋風一道歸。」又云：「金印纍纍時後垂，桃花寶玉稱腰支，丈夫意氣本如此，自笑讀書何所為。」凡此皆可作一代獻觀也。又文長宴遊爛柯山詩三首，言胡宗憲破賊事，有「接待羽書知賊破，爛柯山下正圍碁」句，大有司馬通鑑記謝玄破苻堅於淝水之風神，亦為史詩之一也。

夫官國家剿滅倭寇之際，正有志者，獻身心報效之秋，如文長者，不惟參列戎幕，並且獻策當道。明代平倭史中，雖未列文長名，然若干史料，得文長詩文而足徵，且看若干不懸於人口不著於官書之奇蹟，亦得假其詩文而宜於後世。然則文長於倭亂，雖乏戰功，亦不無勢績也。今日倭禍甚於明，小有才者方炫異立新自詡其能之不暇，更無意於籌策立言以求補於邦家，其視文長，當羞死且當愧死矣！